

一個。李浩然今年已經三十九歲了。大陸淪陷之前，他在燕京大學只唸了兩年外文，逃們，哪裏有一個像他一樣，把時間全花在學生身上？他們全有家室，不像李浩然，光棍是個難得的好老師。教書不單是他的「職業」，教書幾乎可說是他生活的全部。他的同事例如到學校來。講了五十分鐘前置詞，講得他不但口乾，而且有點頭昏腦脹起來。李浩然英文文法。今天星期二，初三甲下午最後兩節是自習，所以雖然天氣悶熱，李浩然卻照關心他班上學生升學考試的問題，所以常趁下午自修課的時間，給他自己班上額外補習他教的是初三甲、乙兩班英文。他的課都排在上午，但因他是初三甲班的導師，很他取出一包新樂園，點燃了一枝，順手把煙灰缸搬近，開始一口一口地抽起煙來。

一張藤椅子裏，一口氣把水喝乾。在這種大熱天下午上課，實在不是滋味。從褲袋裏，回到教員休息室，李浩然拿出手帕，抹掉額上的汗，倒杯冷開水，端在手中，坐進

最後一節課

這所中學，是台灣僅有的幾個男女合校的中學之一。李浩然一向比較偏愛男生。事實上，「偏心」是李浩然當老師唯一的一個缺點。但這個缺點，除了他本人外，很少人觀察得到。當然，人人都知道他關心初三甲，遠勝於初三乙，但他是甲班的導師，所以這一點也不值得奇怪。人們卻不知道，他對自己班裏的學生，在心底裏，並不平等看待。每一年，他都有一個，或兩個特別喜歡的學生，也有幾個特別討厭的學生。他非常羞於自己的偏心，認為是他性格上最大的缺點，因此總是壓抑著、隱藏著，不讓人看出来。一般來說，他喜歡的，總是內向、沉默寡言的男生。他最不喜歡的是愛說愛笑，自以為漂亮的女生。

李浩然一口一口噴著煙，眼前浮現起楊健那張充滿痛苦的臉。他知道，剛才他耗費

想把他們叫起來，大罵一頓，但不知為什麼——也許是爲了懲罰自己偏心——他故意裝面座位，望著張美容和王挺兩個人。李浩然看見張美容和王挺低聲說笑，傳遞紙條，本口舌，講了老半天前置詞，楊健卻一個字都沒聽進去。他坐得直直的，眼睛怔怔地看著前面座位，誰同誰吵架，也曉得誰和誰被人家開玩笑地稱做「一對」。他裝做不知道這一切，覺得留意這些「無聊」事，有失老師的身份。但他總是情不自禁，用眼睛，用耳朵，

留心觀察，然後自下結論。

李浩然當導師，除了關心班上的功課，對同學之間的瑣事，也知道許多。他曉得誰做沒看見，一直講課到鈴響。

想著楊健那張痛苦的臉，那對充滿嫉妒、絕望的眼睛，李浩然心裏，爲這個孩子，幾乎使他能在肉體上感覺出來。每天一進教室，他第一眼總是投射在楊健身上。他常常由自主地冥思，反覆猜想楊健知不知道他對他的偏愛。楊健是個極內向的孩子，沒有朋友，很少開口說話，功課平平而已，個子相當高，長得很瘦，很白，像是營養不良。李浩然時常沉思，想追究自己何以這般疼愛這個孩子。是不是因爲自己小時候，唸中學的時候，和這個孩子個性相同——寂寞，內向，沒有朋友？還是因爲楊健和自己一樣，從小失去父親，孤苦伶仃？

李浩然接任這班導師，沒有多久，就注意到楊健這個孤獨沉默的孩子。他立刻就喜歡上他。他把楊健的家庭背景，調查得清清楚楚，得知他是獨生子，八歲喪父，母親開

裁縫店，母子倆相依爲命。他對楊健的感情與日俱增。他開始遐想，假如楊健是他的兒子，那該多好。他愈想，愈相信自己若有兒子，必和楊健一個模樣。他從來沒有想過改變他的獨身生活。他早已習慣了獨居，結婚一事，在他想來，不但不可能，而且不可想像。但是，認識楊健以後，他開始莫名其妙地，時常感覺難堪的寂寞，一陣陣向他襲來。在這種時候，他總這樣自問：「我老了嗎？……不錯，我開始老了……假如我結婚，有兒子，那該多好。他愈想，愈相信自己若有兒子，必和楊健一個模樣。他從來沒有想過改進郵筒後，他站在郵筒旁邊的懊悔和恐慌。第二天他不敢上學，裝病請了一天假。第三天，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，進入教室，卻見張麗玲抿著嘴，偷眼看他，臉上露著笑意。當天放學後，班上大掃除，張麗玲主動走來，和他一同擦窗戶。他臉燒，心跳，快樂得差點暈過去。而張麗玲的眼睛，面頰，都泛著笑意——一種使他當時迷惑不解的笑意。

那天回家後，李浩然又顫抖地寫了一封信，約張麗玲在公園見面。

李浩然實在沒料到張麗玲真會赴約。她是那麼出風頭的一個女孩，漂亮，活潑，總被一羣女孩包圍著，嘰嘰咗咗，快樂得像隻小鸟。如此一個女孩，怎麼看得上他這樣一個平庸、孤僻，又算不上瀟灑的男生？所以當他走進公園，一眼瞧見張麗玲已坐在石椅上看他，她臉上滿是笑意，綑得像個氣球，就要爆炸開來一般。就在這霎那，一羣女生從樹後躍出，齊聲合唱：「癩——蛤——蟆——蛤蟆——」於是張麗玲的臉蛋炸開，又尖又銳的笑容溢爆了出來。

李浩然常常恨自己沒能在那羞辱的片刻死去。他再也沒有回那所學校。他自幼時父母雙亡，便寄住叔叔家。叔叔當時正要搬去北平，他也就跟著遷居北上。人雖然走了之，可怕的記憶，卻永遠跟隨着他，像鬼魅附身，驅之不去。

李浩然又倒杯冷水，喝下幾口。他拿著玻璃杯，在手中轉動著，玩了一陣，放下，繼續抽煙。他很爲楊健耽憂。再沒幾個月就考高中了，他考不考得取呢？功課本來就不

中剩下的冷開水，站起身來。他又一次抹乾額上鼻上的汗珠，突然他覺得頭有點暈沉沉。

別的老師那樣，亂開玩笑，或無理取鬧。他必須牢保住這僅有的財產。

他知道學生在他面前喊「李老師」，背後卻直稱「李浩然」。但學生對待他，絕不敢像對個親人都沒有。他住的是學校宿舍，賺的錢每月用盡，實在可說空無一物，兩袖清風。說起「尊嚴」，李浩然時常覺得它是唯一僅有的財產。他隻身來台，又沒結婚，一

克制力，同時在別人眼中，能保持老師的尊嚴。

他想找楊健來單獨談談，但還是感到不安。他能對他說些什麼呢？楊健當然不肯把心事道出，他怎能先行開口，徒增楊健懊惱？而且，雖然他極欲向楊健表白他對他特殊的愛和關懷，他卻視這種渴慾為可恥的弱點，於是他鎮壓著，想一方面向自己證明自己有秘密。他讀楊健的週記，真恨不得在批評欄寫道：「莫要煩惱，我的孩子！……忘掉那女孩吧，她豈配得上你？」但當然，他沒這樣寫，他怎能寫下這種評語，喪失老師的身份？內，或在課外，李浩然總暗中留意著楊健的一舉一動。他那凝望張美容的神態，那突然臉紅，上課時心不在焉的模樣，向王挺暗投的姍姍投的眼色，全都洩露出楊健心底的秘密。李浩然總是把楊健的簿子先抽出來，頭一個看。當然，楊健不會把他戀愛著張美容的事，同情楊健的寂寞。而楊健的痛苦，又是怎樣深刻地感染著他！每星期，學生繳進週記本，他覺得，世界上任何一個父親對自己兒女，都及不上他對這孩子的愛。他深深了解，並但是他多麼的渴望著能做楊健的父親，在他心底裏，他就把楊健收養做兒子了。

有緣分。他是命定要單身的。

女人。而且，就算她肯再嫁，他真要娶她嗎？……又一次地，他覺得結婚一事，與他沒年齡也和他相仿，對兒子的老師，更是畢恭畢敬。但李浩然斷定她絕不是那種肯再嫁的無限的愛意。但當他見到楊健的母親，他突然感覺自己荒唐得可笑。她倒是長得不錯，於是，有一天，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，走到信義路楊健的家。他假裝看完電影路過，走進他們裁縫店裏。楊健猛見老師進家裏來，羞窘得滿臉紅暉。李浩然望見他，心裏湧起楊健真能變成他兒子，就能永遠守在一起，永遠不必分離。這幻想纏了他好幾個禮拜。紀，守寡了這許多年，不知她有沒意思……？他反覆想了許久，心裏幻想著，假如晚上睡不著覺。「不知楊健的母親，究竟是怎樣一個女人？」他想她大概和他差不多年好幾個月前，李浩然心裏萌起一個念頭，這念頭曾繚繞著他，使他白天吃不下飯，

月內，楊健總歸要脫離他的生活園子了。他感到一陣難受。

夠好，還要談戀愛！」……李浩然搖了搖頭。接著，他想，不論楊健考取或考不取，兩個

這種天氣，就該留在家裏睡午覺，還趕著來給學生補習，學生也都懶洋洋的，真是自討沒趣。他剛才留給學生一些功課，叫他們用前置詞in, on, 和at, 各造十個句子。他決定去教室監督一下，看看他們是否在做功課，便回家睡覺。

李浩然走近教室，聽見教室內吵鬧得很，但他一進去，大家立刻安靜下來，紛紛開始做功課。「好一批無知的孩子！永遠需要人看著！」他懊惱地想，眼睛卻瞥向楊健。楊健以手支頤，坐著發呆，簿子攤開在桌子上，手裏拿著鋼筆，但顯然心神飛得老遠。

「大家快做功課！」李浩然喊道。

楊健像從夢裏醒來，咬咬嘴唇，開始低頭寫字。李浩然兩手交插胸前，在室內輕步踱來踱去。他看見王挺又偷傳一張紙條給張美容。張美容看了字條，「嗤」地笑出一聲，急忙掩口，怕被老師聽到。楊健停筆，抬頭，狠狠瞪了王挺的背後一眼。李浩然看在眼裏，很想命令張美容把字條交出，看裏面到底寫的什麼。但他沒這麼做。他靠著牆，離楊健沒幾步遠，睜眼端詳著楊健伏在桌上寫字的模樣。為什麼他長得這樣瘦？是不是肉吃得太少？瞧他的手，白裏透青，指頭這樣纖細，只比女孩的手大一點，並不像男人的手。他該正當青春發動期吧？……瞧他嘴唇上，已長出不少毛，他的臉微微發燒。

稀稀的軟軟的毛……李浩然用力用了甩頭，手在空中一揮，像要從腦中揮走什麼似的。悄悄地，他走到楊健座位旁邊。楊健正在埋頭造句的句子。李浩然一眼看見簿子上，幾行瘦削的，齊向左邊歪斜的英文字體……

他的臉微微發燒。悄悄地，他走到楊健座位旁邊。楊健正在埋頭造句的句子。李浩然一眼看見簿子上，並沒看那些句子。他感覺腦袋裏有把鑼子，敲打他的頭。

3. She is not in love with me.

2. She is the prettiest girl in the world.

1. I saw her in my dream.

4. I am in

突然，張美容咯咯尖聲笑起來。接著，全班嘩的一聲，也都笑了起來。張美容笑了一癩——什麼？你說什麼？」李浩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李老師，」張美容說，滿臉堆笑。「癩蛤蟆，癩蛤蟆怎麼拼？」

李浩然停步，回頭，見張美容舉著右手。

「李老師！」一個女生的聲音。

他決定回家睡一覺。他走向門口。

突然，楊健覺察老師站在身邊，忙用左手掩蓋造好的句子。李浩然聳聳肩膀，希望天花板，裝做心不在焉，並沒看那些句子。他感覺腦袋裏有把鑼子，敲打他的頭。

一 誰
大吃一驚，笑聲極
於是，突然
來的女孩子。
播。大約有半分鐘
李浩然一張臉
尖笑起來。
一 痛哈蟆嘛

你剛才說什麼？

耽，瞪著她。

大家頓時

裏跳出一般。

「張美容」

來，止不住了

伸不直腰，

得伸不直腰，用力扯了一下王挺的衣袖。她想禁住自己不笑，反而更加尖銳地又爆出了來，止不住了。

「張美容！」李浩然厲聲叱道。他的臉在這瞬間變得鐵青，兩眼凸出，像要從眼眶裏跳出一般。

大家頓時靜下。張美容強行按捺，用手緊緊壓住嘴巴，才制止了笑聲。李浩然虎視眈眈，瞪著她。

「你剛才說什麼？」

張美容想回答，又怕自己再笑出來，尷尬了好久。

「癩蛤蟆嘛！」她終於說，「我要造句，不會拼——」她忍不住，伏在桌上，又咯咯笑起來。

李浩然一張臉，緊緊的，又青又白。坐在老師近處的學生，看見他兩頰肌肉微微抽搐。大約有半分鐘的時間，他木然站著，一動不動，眼睛狠狠盯著伏在桌上笑得死去活來的女孩子。

於是，突然，他兩步跨到張美容座位邊，像捉貓般，一把將她從座位揪起。張美容大吃一驚，笑聲頓失，臉上現出詫異、惶恐。

「說——快說！你罵的誰？」李浩然咆哮。

張美容張口結舌，半天說不出話。她東張西望，像在詢問同學們，到底怎麼一回事。大家卻鴉雀無聲。誰都沒見過李老師發脾氣，驚奇之餘，哪裏還有人敢發言。李浩然一
手還抓著張美容右膀子，捏得她作痛，但她見老師這般憤怒，不敢動彈。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」她說，眼睛一紅。「實在是忍不住，才笑出來的。」
「你罵的誰！」李浩然叱道。
張美容畏縮一步。「我哪裏罵人了？」她一臉驚惶。
「你喊誰？癩蛤蟆？」
張美容愣了一下，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樣子。她輕吁一口氣，臉上漾起要笑又不敢
笑的情形。全班同學開始低聲交談，有人在偷笑。
「李老師，這真是誤會了。我怎麼會怎麼敢？」張美容頓了頓，抿抿嘴，像
想笑，又像不好意思開口。「我怎麼敢喊李老師？」
李浩然跳動，眼裏噴出火來。於是他嘴巴一歪，說道：「我？」他聲音顫抖，
「你道我不知你罵的誰？你道我不知？」

「她真的沒罵人，」王挺說。
的誰？」

「還袒護她！」李浩然轉身，怒視王挺，像要吃掉他一般。「你道我不知你們兩人罵

「還裝什麼蒜？可要我說出來？」李浩然說，勝利似地，聲音刻毒，充滿諷刺。「你們膽敢笑他癞蛤蟆，可是我說句老實話，」他狠狠搖了搖張美容肩膀，「老實說給你聽，

「我們兩個人？」王挺道，左右環顧，搔搔頭皮。「這就奇了。我沒說半句話嘛。」
張美容轉向王挺。「他說什麼？」她低聲問。

王挺搖搖頭。「誰知道？」他低聲答。

全班議論紛紛，教室裏聲音很響。

李浩然睜起眼，譏嘲地望張美容，又望王挺。他腦袋裏的鉗子，敲打得愈來愈猛，整個頭像要炸開了一般。他知道自己已經陷入極難堪的處境，退路已經沒有了，唯

一的出路，就是前衝。

「楊健？」全班固然。大家不約而同轉頭，一百多隻眼睛，集中在楊健臉上。
「還裝不知道，」他哼地冷笑一聲。「誰都知道你們罵的是楊健。」

唯獨李浩然，沒看楊健一眼。他依舊嘲諷地、輕蔑地，望著王挺和張美容。

「楊健？究竟怎麼回事？」張美容說。「為什麼罵楊健？他好端端坐在我後面，和我

「這真奇了，」王挺大聲地說，充分表露對老師的不滿。「我和張美容，憑什麼罵楊

什麼相干？」

健癩蛤蟆？」

班上發出嗤嗤的竊笑聲。

「我們問他看看，好不好？」張美容說，回轉頭。

李浩然這才把視線投向楊健。楊健坐在那裏，半張著口，兩眼骨碌碌溜動，頭轉向左，又轉向右，好像不能明白，又像不相信自己耳朵。他一張臉變得像死人一般慘白。

突然之間，李浩然明白了。他臉上譏諷之色頓失，面容忽然變得和楊健一樣灰白。他眼裏現出慌恐、絕望。現在他才明白，楊健原來一直深鎖著心底的秘密，不但班上同學都不知道，連張美容本人，也一點不知楊健的戀情。只因為他自己對楊健過分關心，總是留意他的舉動，這才把他的隱秘窺探出來。而他竟誤以為別人，也和自己一樣，早就看穿楊健的心。

水滾下他面頰。

糊。」我請求大家，忘掉剛才的事，也不要向別班的人提起——「眼眶容納不住，一串淚痛苦地，說不出『楊健』二字。突然，他鼻子一酸，眼淚掙扎著要流出來，眼前一片模糊繼續下去。」我非常——非常對不起張美容，和王挺，還有——「他臉一歪，驕傲，大家你看着我，我看你，彼此咧嘴、搖頭。李浩然看出大家不相信他的話，卻自管正頭痛，聽錯了，好像聽到——聽到她和王挺，說了另一個同學的名字——「堂上忽然亂。剛才，張美容同學問我一個生字，問我——問我癩蛤蟆，」堂上發出幾聲嗤笑，我亂——」他停頓，看學生的反應，卻見大家面呈好奇、狐疑。」實在就是這樣——神經錯亂——下午，我的頭，痛得非常厲害。每次我頭痛得厲害，就神志不清，頭腦——頭腦錯亂——他緩緩開始。」諸位同學，我現在，要鄭重向你們大家道歉，」他頓一下，嚥下一口水。」剛才這一切，全是我個人不好，鬧出來的。我不妨告訴你們，今天會神。他兩手按住講桌，撐住身子，眼睛直楞楞前視，望著教室後面的白牆。

用拳頭敲打講台桌子。

教室馬上靜下來。只有楊健的哭聲，還一聲一聲發出。大家目不轉睛，望著老師，像要聽他揭曉謎底一般。李浩然教了將近二十一年書，卻從來沒有一節課，學生這樣聚精會神。他兩手按住講桌，撐住身子，眼睛直楞楞前視，望著教室後面的白牆。

「大家安靜！」他大聲說，「大家安靜！」

間死去。他覺得必須向班上解釋，說些什麼，挽回這已經不可挽回的局面。他走到講台，李浩然站在一旁，一時倒被大家遺忘了。這是他今生第一次，恨自己不能在這一瞬間

同學們面面相覷，低聲交換意見，誰都搞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這一哭，驚動了整個教室。這個平日沉默寡言，獨來獨往，沒人注意，沒人了解的楊健從老師臉上，收回視線，看張美容。李浩然看著這對仇恨的眼睛，突然之間，轉變得柔和、憂傷。楊健又嚅動雙唇，想說什麼，還是說不出來，只對著張美容，微微搖頭。由於想說話而說不出，他的面頰一陣又一陣抽動，像痙攣一般。忽然，他的嘴脣開始猛顫，於是「哇——」的一聲，他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來。

「我哪裏罵了你？」張美容又說。「你說我罵了你沒有？」

楊健望了張美容一眼，嘴唇蠕動幾下，卻發不出聲音。他垂下頭。過了一會，他的眼睛又開始移動，慢慢由下而上，終於停留在李浩然臉上。這對眼睛流露的，是仇恨，是屈辱。

「你說嘛，楊健，」張美容說。「老師說我罵你，說我和王挺罵你，我哪裏罵了你？」

「你說我罵了你沒有？」

屈辱。他原可留在家裏睡午覺。

她突然覺得美玲近來有點在迴避她。到底美玲和趙剛兩人，關係進展到什麼地步？要不是前天晚上，她從圖書館回宿舍時，恰好看到他們兩人走進校門，她絕不會料到他們居然開始幽會起來了。她當時一怔，趕緊躲到一棵樹後面，免得被他們闖見。他們止還不回來，為什麼還不回來？……會不會又和他在一起？……

在黑暗中，她睜著兩眼，凝視旁邊空空的床位，感覺心頭的急躁與不安，一陣陣加深。的床鋪，卻還是空的。從十二點，宿舍熄燈後，偑如就躺在床上，一分鐘一分鐘捱過。

宿舍裏靜寂無聲。同房間其他六個同學，早已安然入眠，偑如聽得到她們輕微而均勻的呼吸。她從床上側起身，在黑暗中，看到她書桌上的鬧鐘，已指著兩點半。而美玲還不回來，為什麼還不回來？……

魔女

有這般寂寞過。

——原載一九六七年四月《現代文學》第一冊一期

李浩然悄悄走出教室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一直垂著眼睛，怕看到別人的臉。他從來沒走光了。楊健還在那裏。他還伏在桌上，手抱著頭，卻不再發出哭聲。張美容站在他旁邊，彎著身，低著頭，親切地，不知在和他說些什麼。她舉起一隻手，輕輕碰了碰他的頭。

李浩然走到窗口，望著窗外，站了許久。當他回轉身來，教室裏的同學，差不多全說是自己神經錯亂，說得數次掉眼淚。還是個男老師哩！

蛤蟆怎樣拼。豈此而已？發過脾氣，還連連向學生道歉，又怕傳出去，被別班同學笑話。

告訴父母，告訴所有認得的人。但能怪他們嗎？誰忘得掉這樣一齣滑稽的戲？老師發脾氣，已經難得了，何況又是那樣莫名其妙地發脾氣罵人。就因為一個學生，想知道癩禍的心。他們一離開教室，馬上就會開心地談他、笑他，把剛才發生的一幕，告訴朋友，李浩然知道，這一羣學生，現在嚴肅的外表，裏面藏著的，卻是歡快無比、幸災樂禍的色。

大家一動不動，好像捨不得離開這個教室，捨不得離開這精彩的一幕。李浩然用像哭的聲音，喊了聲「下課！」大家才慢條斯理，收拾書包，一邊收拾，一邊還互相交換著眼淚。

下課鈴響了。平時，放學鈴一響，大家總是爭先恐後，擠出教室回家。可是今天，